

□ 怀念师友

1958年，朱光亚先生在清华

○ 郑福裕（1958工物）

1958年，朱光亚先生受聘，成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专业的顾问，同时，他还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（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）主持核反应堆物理实验和理论研究，尽管工作繁忙，仍然十分关心我校核反应堆专业的建设。当时我们专业白手起家，一间实验室也没有。朱先生得知这一情况，立刻主动联系原子能研究所，接收我们教研室的蒋祖行、盛菊芳同志在该所的零功率反应堆上实习，并参加堆物理实验研究工作。这样的研究工作，在当时绝对是尖端中的尖端，机密中的机密，相关工作人员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政治审查，进入单位要持有特殊出入证，还要经过三道警卫门岗的严密盘查。为达成此事，朱先生做了很多工作，终于为我们争取到了这次难得机会，使我们获得了宝贵

经验，明确了奋斗目标，对我们建设实验室大有裨益。

1958年秋，朱先生为我们专业的三个班（物96、物02、物09）开设了“核反应堆物理实验”专业课（代号405）。作为工程物理系的首届毕业生，我刚一毕业就有幸成为朱先生的助教，听课学习兼辅导教学。405课是全新课程（欧美无此课），国内首次开设。当时我们只有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405课的教学大纲，既无教材，又无实验（当时清华没有开设实验的条件，也没有核反应堆实验装置），主要资料就是第一次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文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培养核专业人才，朱先生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挤出时间，义无反顾地来到清华上课。当时他家住房山区中国原子能所，离清华

很远，每周来清华一次，道路不好走，汽车单程都要一个多小时，早晨8点上课，一讲就是一上午，课间还要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，十分辛苦。有一次，他晚上来到清华，专门为学生集体答疑，之后便住在静斋招待所，那会儿的住宿条件很差，室内没有卫生间，他不挑剔，也不提任何要求，总是一切从简。

朱先生学识渊博，治学严谨，备课非常认真，每讲一课，都要花费大量时间查阅文献



朱光亚（左）与赵忠尧（中）、周光召（右）

怀念师友 □

资料。他讲课条理清楚，逻辑性强，内容生动丰富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。他不仅给学生传授先进的科学知识，耐心回答他们在建设实验室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，还将宝贵的实践经验倾囊相授。他总是亲自拟选练习题、考试题，工作认真细致，一丝不苟。

朱先生为人谦逊，平易近人，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。我这个助教刚毕业，对辅导教学毫无经验，先生便耐心指导我如何做。他要求我深入到学生中间，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，以便及时答疑，同时还鼓励我大胆主动地开展工作，这从他给我的信中可见一斑。

1984年，朱先生主持中国原子能所微

型反应堆鉴定会，我代表李恒德先生参加鉴定委员会，得与朱先生重逢。尽管二十多年没见面，先生却还记得我，一眼便叫出了我的名字，与会期间还同我亲切交谈，对我们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和实验室建设等情况依旧十分关心。这份醇厚的师生情谊令我深受感动，时至今日，仍记忆犹新。

在生活细节上，朱先生也表现出了高风亮节。当时学校每月都发放专家顾问费（每月60元），但朱先生从未领取。后来，财务科将这一情况通知教研室领导，吕应中主任立刻派我将几个月的顾问费一齐给朱先生送过去。谁知朱先生坚决不收，后经我一再解释，这是学校方面对顾问表达的谢意，他才勉强收下，并一再嘱咐我，回校转告吕应中先生，下不为例。

我很荣幸曾做过朱先生的助教，他的言传身教，他的为人师表，都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，使我的人生获益良多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，清华园沧桑百年，工物系已建系55年，以核反应堆为主体的核研院也创建半个世纪了。放眼21世纪，清华的核科学建设正在大步向前——而朱先生，却与世长辞了。

作为我国“两弹一星元勋”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，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，朱先生鞠躬尽瘁，功业彪炳。他的逝世，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大损失，是我等晚生后辈的重大损失。他一生热爱祖国，无私奉献，淡泊名利，平易近人，为人师表。他以高尚的品德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

永远怀念恩师朱光亚先生！

2011年2月28日于清华园

